



普魯斯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普魯斯短篇小說集

海 觀 莊壽慈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普魯斯短篇小說集

譯者 海觀 莊壽慈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13) 字數113000 印刷0001—13000

33.5"×45.5"1/32 印張4¹/₁₆ 定價5,400元

譯者前記

波列斯拉夫·普魯斯 (Bolesław Prus, 1847—1912) 是十九世紀波蘭文學界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和同時代的奧若什科、柯諾普尼茨基、顯克微支等人一樣，都是在沙皇統治下的波蘭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期走上文壇的，他們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波蘭勞動人民的艱苦而悲慘的生活。

普魯斯原名亞歷山大·格羅瓦茨基，生在盧布林省赫魯別紹夫城一個小官吏的家庭裏。他在十六歲時因為參加一八六三年的起義而遭沙皇政府逮捕。出獄後，他讀完了中學，但是因為經濟困難，沒能讀完大學。他爲了生活曾經當過教師、照像師和機器廠工人。

普魯斯的文學活動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的。他的最初的論文、小品和短篇小說都發表在每週評論上。他在八十年代所寫的一些短篇使他獲得了廣大的聲譽。這些小說反映出當時波蘭社會中尖銳的矛盾，並且顯露了這位作家極大的藝術才能。

一八八五年，普魯斯發表了中篇小說前哨。這部作品十分真實地描寫了在新的資本主義制度支配下的波蘭農村生活，反映了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農村中的階級分化，以及德國殖民者帶給農民的災難。

普魯斯的最卓越的作品是兩部長篇小說：傀儡（一八八九年）和法老（一八九七年）。前者真實

地描寫了沙皇統治下的波蘭在資本主義發展期的社會發展過程，鮮明地寫出了當時發財的資產階級和「商業」貴族的典型，指出資產階級的『文明』將使人民陷於何等貧窮的境地，並且將把他們引上什麼樣的道路。後者是一部歷史小說，作者藉古代埃及的生活來說明當時波蘭迫切的問題——農民的貧苦和僧侶的反動。這兩部小說都是波蘭現實主義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

普魯斯固然在他的作品中描寫了波蘭勞動人民的貧窮和無權地位，但他依然保持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因此他不能指出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的道路。在革命高漲的那幾年，他的世界觀的階級局限性表現得特別明顯：他在一九〇七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孩子們就把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事件歪曲了。然而，在他的晚年，他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看法開始有了轉變，他的未完成的長篇小說變動就是一個證明。

普魯斯的短篇小說在他的創作遺產中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在這些短篇小說裏面用各種各樣的題材和形式，表現了對勞動者的愛，對人類的未來的堅定信心以及他對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尖銳的批判態度。他的短篇小說中貫串着這樣一種思想，就是他的人物所遭受的不幸與災禍，應負其咎的既不是他們的機遇，也不是他們的命運，而是那把人的生命視同草芥而任意加以摧殘的資產階級社會。

迴浪作於一八八〇年，是普魯斯的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它把當時波蘭工業無產者不自由的勞動以及他們所受的壓迫與剝削繪出了一幅鮮明的畫面。作者在這篇小說中寫出了貪婪的廠主阿德勒把剝削工人當做自己一生的事業，他的全部思想與一切安排都是向着一個目標，就是從工人担負

不了的勞動中盡可能地榨取更多的財富。廠主的兒子斐迪南是一個寄生蟲和浪子，比他父親更加卑鄙無恥。作者所創造的這兩個形象，證明了他對當時波蘭統治階級所抱的否定的態度。他對工人是極表同情的，一方面寫出他們異常艱苦的生活與工作條件，一方面又寫出他們崇高的感情與意念。在小說的結尾，廠主阿德勒受到了『報應』，而普魯斯的想法，他就是因為虐待工人而受到了懲罰。

用這樣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的衝突，這正表明了作者世界觀的歷史局限性。他沒有看見當時正在成熟的大規模的社會衝突，沒有看見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反對經濟與政治壓迫的革命高潮。他祇是看到了使那貪婪的廠主因為罪惡多端而得到報應的『迴報』。然而，這篇小說的主要意義却在於：普魯斯在波蘭文學中第一個寫出了波蘭工人所受的殘酷的剝削以及他們的日益高漲的鬥爭的意志。

米哈爾科是普魯斯在一八八〇年所寫的短篇，他在這篇小說裏描寫一個失業的農村青年不得不離鄉背井，跑到城裏去謀生，但在城裏同樣不能找到工作，依然忍受貧窮、飢餓和侮辱。他以豐富的同情和熱忱寫出了米哈爾科這個形象，顯示了這個勤勞而誠懇的農民的精神的美，他的崇高與富於人情，顯示了他的自我犧牲精神和樸實的本質。

頂樓上的房客作於一八七六年，這個短篇表明了作者對被剝削者的深厚的同情。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建築工人雅庫柏，自從打建築架上跌下來受了傷以後，便陷於長期的失業狀態。他無力養活他的飢餓的家庭，終於在絕望中懸梁自盡。

一件背心作於一八八二年，作者從一件舊背心回憶一對小夫妻的淒惻的故事。他在這個故事裏一面寫出了舊社會中小人物的悲慘遭遇，一面寫出了他們在貧病交迫下所表現的高貴的感情。故事

流露出作者對被壓迫者的同情以及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譴責。

這四個短篇是從英文和俄文兩種譯文轉譯的。迴浪根據的是英國布萊克威爾書店(Blackwell)一九一六年出版的波蘭小說續集(More Tales by Polish Authors)，原譯者爲貝納士凱(E. C. M. Bencke)與布許(M. Busch)，米哈爾科根據的是波蘭人民共和國駐我國大使館所供給的英文打字稿，原譯者不詳；以上兩篇是海觀譯的。頂樓上的房客和一件背心都是根據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普魯斯短篇小說集(Прус: Рассказы)轉譯的，俄譯者前者爲克雷莫娃(Г. Крамова)，後者爲阿爾齊莫維奇(В. Архимович)，這兩篇是莊壽慈譯的。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

目次

譯者前記·····	一
迴浪·····	一
米哈爾科·····	八五
頂樓上的房客·····	二六
一件背心·····	一三九

迴浪

要是能够用天平把波邁牧師的品德稱它一稱的話，那麼這位牧師上起路來就得坐一輛大貨車纔成。不過品德這個東西，用數學上的長、寬、高這三種尺度都是無法衡量的，需要用不屬於現實世界的第四種尺度去衡量它，因此波邁牧師也只得對付着坐在一輛僅有一匹馬的馬車裏面了。

對於那匹肥肥的、修飾得很漂亮的馬，那些蒼蠅、沉重的馬套、悶熱的日子、以及塵土飛揚的大路，比起牠主人的德行，甚至比起他的那根鞭子都還重要得多。牠的主人從來沒有使用過那根鞭子，只是爲了怕人見笑纔把它拿在手裏。實際上他也不能够使用它，因爲，當他在路上顯示出他的高尚的人品，連同那些短短的絡腮鬍子，巴拿馬草帽，白裏透紅的棉布外套時，他就不得不用一隻手勒緊了韁繩，防備那一匹老馬摔倒，同時把另一隻手舉起來，對所有的過路人滔滔不絕地講出一大堆仁慈但又無用的祝辭。他們也都朝着他把帽子脫下；不管宗教上的差別，他們都喜歡這個「高尚的德國人」。

就在這一個七月的下午，那位牧師前去做一件小小的功德；首先要向他的鄰居報告一件叫他傷

心的事情，然後再去安慰他一番。簡單地說，他要去拜望他的朋友哥特列布·阿德勒，對他說他的兒子斐迪南已經在國外負了債，然後再勸做爸爸的饒恕他的那個敗家子。

哥特列布·阿德勒是一個紡織廠老闆。那位牧師坐在馬車裏走去的一條路，便是從火車站通往紡織廠去的；這條路雖然沒有栽上樹木，可是保護得很好。左邊是一座小小的鄉鎮，右邊不多遠便是那一家紡織廠。在法國梧桐、菩提樹和白楊樹的濃蔭下，露出了工人宿舍的黑白相間的屋頂；工人宿舍後面是一所馬蹄形的四層大廈，這便是工廠。附近一叢較為茂密的樹木，就是阿德勒的花園。花園環繞着一所幽雅的別莊，和別莊連在一起的還有幾所農場房屋。這時，金黃色的陽光淹沒了一切。高聳的紅磚煙囪冒出了繚繞不絕的濃煙，要是順風的話，牧師就會聽到機器的急劇的響聲和織布機的嘈雜的聲音了，可是這時除了遙遠的火車汽笛的鳴叫，除了他自個兒馬車的轆轤聲響以外，實際上沒有一件東西來擾亂這一分寧靜。只有飛進麥田的一隻鵲鴉正在唱牠柔細的歌兒。

爲了防備那一匹肥馬摔倒，這位牧師需要不斷留神，終於給弄得筋疲力竭了。仁慈的主，不是也曾把但以理^①從獅穴裏救出，把約拿^②從鯨魚肚裏救出過嗎？他很信賴主的仁慈，因此，他也就把韁繩繫在他的坐墊後面，祈禱似地交叉起他的雙手來。波邁是好作夢的，微微的打個盹，就幫他打開了那叫人迷戀的回憶之門。現在他又回想起（在這一年中，在這同一個地方，現在大概是第一百次了）在勃蘭登堡平原上一個地方的另一個工廠，他跟他的朋友哥特列布·阿德勒就是在那兒度過他們的童年時代的。他倆都是家道小康的紡織老師傅的兒子，同年出生，在同一個小學裏上學。離開了那個小學以後，過了二十五年，他倆又聚在一起了。波邁已經在杜平根大學的神學院畢

了業，阿德勒積累了約莫兩萬泰勒的財產。

他倆又在遠離他們祖國的地方，在波蘭國土上見了面。波邁担任了新教教區的牧師，阿德勒創辦了一個小小的紡織廠。現在又過去了二十五年，在這二十五年中，他倆從來也沒有分手過；兩個人每一禮拜都要往來幾次。阿德勒的小紡織廠已經變成一座大工廠，目前僱用了約莫六百名工人，一年淨賺幾千盧布。波邁呢，除了一年替人作幾千次祝禱掙點錢以外，他照舊落了一個窮。

這一對朋友在別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牧師有一個兒子，就要在里加的工藝學院畢業了，他期望將來不但養活自己，還要替他的父母和妹妹養老。阿德勒的一個獨養兒子連中學也沒有唸完；他此刻正在國外旅行，他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拚命問他的爸爸要錢，越多越好。牧師對他一年幾千次的祝禱已經感到相當滿足了，只是有時候掛念着他的十八歲的女兒會不會嫁一個如意的丈夫。阿德勒總是急着想使他的銀行存款早些達到他所希望的一百萬盧布，同時他又常常憂慮着他的兒子到底會變成什麼光景。

波邁一望四周的麥田，頭上的天空，天上散佈着的白色和灰色的雲，同時他又想起童年時代

① 迦勒底國王大利烏，聽信讒言，把但以理丟在獅子坑中，後但以理受到上帝的護佑，沒有被獅子吃去。見舊約但以理書第六章。——譯者註。

② 約拿不聽上帝的差遣，被關吞入鯨魚腹中，後因其懺悔，又被上帝從魚腹中救出。見舊約約拿書第一二兩章。——譯者註。

③ 德國舊銀幣名。——譯者註。

的往事，這一會兒他真覺得無限的開心；同樣馬蹄形的工廠，同樣的樹木，同樣的別莊，花園裏還有一個池塘……不過，可惜這兒就沒有鄉村學校，沒有養老院，而且連醫院也沒有！阿德勒雖然模倣勃蘭登堡工廠的形式，可是他忘記了創辦這些東西。『當初那兒要是沒有一個學校，』牧師心裏想，『阿德勒決不會變成一個百萬富翁，我也不會成爲牧師了。』

馬車現在駛近了工廠，已經可以聽到嘈雜的聲音了，那些聲音把正在沉思的牧師喚醒過來。一羣渾身骯髒的孩子們正在大路上玩耍，他們都穿着破衣服，有的只穿了一件襯衫。在圍着堆置場的牆壁的後面，露出了裝運棉織品的貨車，阿德勒的別莊也氣象萬千地在左方出現了。這時牧師可以清晰地看見花園內池塘附近的一個涼亭，他跟他的朋友經常坐在那兒喝白葡萄酒，談論往昔的事情和時下的新聞。

工人宿舍的窗子裏到處晾着洗過的衣服。差不多所有的工人都到工廠內做工去了；只有幾個面容蒼白、兩頰深陷的女人，她們見了牧師就打招呼說：

『您來啦，感謝上帝！』

『上帝永遠賜福給你們！』他舉起他的破舊的巴拿馬草帽回答道。

這時馬車已經折轉到左邊去，那匹馬不再需要牽引，就一直踏進別莊的院子裏。一個聽差馬上走出，用袖子擦了一擦鼻子，把牧師扶下車來。

『你的老爺在家嗎？』

『先生，他在工廠裏；我就跑去喊他，對他說您來了。』

牧師走進了門廊。脫去外套以後，露出了一件長長的大禮服來，使他的兩條短腿看去更要短些，而掛在他那衰老的臉上的一隻長鼻子，也好像同樣長大了。牧師盤起兩隻手在等待着，細細地玩味他來這兒的目的，同時反覆演習一篇思慮周密的談話。他要按照修辭學法則把這番談話分成三部分。開場白的一部分，敘述深奧莫測的天機引導人類從荆棘叢生的途徑走向永恆的快樂；第二部分，敘述年輕的斐迪南的境況，他不還清債主們的債務就不能回到父親的身邊。這時很可能引起做父親的大發雷霆。歷數斐迪南的罪惡。但是當那位怒不可遏的紡織業家正要取消兒子的繼承權時，牧師談話中的第三部分接着就要講出，這裏面會包括一個調解的辦法。波邁打算提到聖經中那個浪子○的故事，並且委婉地指出他的朋友負有對斐迪南管教無方的責任。爲了贖罪起見，做父親的應該把斐迪南虧欠的債務還給債主們。

牧師正在反覆演習他的行動計劃的當兒，阿德勒出現了。他的身材又魁梧又笨拙，腰已經微微地偻下去；一雙大腳，一隻大而圓的鼻子，嘴唇厚得像黑人的一樣。他只有幾根稀疏的但是很漂亮的絡腮鬍子，沒有上鬚，穿了一件長長的、式樣過時的灰色大禮服，一條褲子和他的大禮服恰好配搭得上，再相稱也沒有了。當他脫下禮帽，想把眉心上的汗珠抹去時，便露出了剪得很短的淡黃色的頭髮，同時鼓起一雙沒有眉毛的淡藍色的眼睛。

這一個財主走路踏着沉重的步子，像一匹戰馬似的；他的兩隻粗大的胳膊從身上伸出，就像上

古時代某一種動物的肋骨。他遠遠地向牧師打招呼，有氣無力地點着頭，同時縱聲大笑，寬大的胸膛一起一落，像是鐵匠的風箱。可是他的臉上並沒有笑容。當然囉，人們也不難想像，上帝造得這麼粗糙的一副尊容，這一張肉敦敦的沒有表情的臉，要是露出一絲笑容的話，那會成個什麼樣子呢？然而這副尊容並不教人作嘔，不過顯得古怪罷了；它並不引起人們的恐懼，只是使人感覺到沒有辦法去反抗那雙粗笨的手。顯然，要對這個人形的大鐵槌的要害施以攻擊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它受了傷，那整個結構就會倒塌下去，像一所基石崩潰的房子。

『你好，馬丁！』阿德勒從樓梯的最低一級上喊了出來。他把牧師的手握緊，接着說：『哦，是啊，你昨天是在華沙的……聽到我兒子的消息嗎？那傢伙信寫得這麼少……也許只有銀行家纔知道他的下落吧？』

當他們兩人一同站在走廊上的時候，那個矮小牧師站在他朋友的旁邊就像『一隻蝗蟲站在一頭駱駝的旁邊』。

『喂，請告訴我，』阿德勒坐在一隻鐵椅子上，又接着說下去；椅子在他的屁股下面吱吱地發出金屬的聲音，跟工廠裏轟轟的聲音很奇怪地和諧在一起。『斐迪南沒有寫信給銀行嗎？』

波邁覺得他不由自主地糾纏在他們的家務事裏面了。他坐在阿德勒對面的椅子上，沉靜地想起了他的談話中的那段開場白——深奧莫測的天機。

牧師有一個缺點：他不戴眼鏡就不能把話說得流暢，而他又慣於把眼鏡丟掉。他覺得他現在應該開頭說那個開場白；可是沒有了眼鏡他怎麼能够開頭呢？他清一清喉嚨，露出煩亂的樣子，然後

把衣袋翻過來，裏面什麼東西也沒有。眼鏡會丟在什麼地方啊？他把開場白的幾句話完全忘記了。對這個朋友深知有素的阿德勒，開始感到不安起來。

『爲什麼你那樣的心煩意亂呢？』他問道。

『對不起——真是傷透腦筋，我把眼鏡丟在家裏啦。』

『你要眼鏡幹嘛？你不是要講道呀，是不是？』

『是，不過你要曉得——』

『我問的是斐迪南的事——得到他的消息嗎？』

『我馬上就告訴你，』波邁皺着眉頭說。他又把手放進貼胸口袋去，掏出了一封信和一隻大荷包，可就是沒有眼鏡。

『我不曉得是不是把眼鏡丟在馬車裏面了，』說了一聲他就轉過身朝台階走去。

阿德勒知道牧師只有重要的文件纔放在貼胸口袋裏，因此他就把信從他的手裏一把抓過來。

『親愛的哥特列布呀，』牧師着了慌，『把那封信還給我吧，我要親口唸給你聽，不過我必得先把眼鏡找到纔成。』

他跑到院子裏去，可是一會兒又愁眉苦臉地走回來，他並沒有把他的眼鏡找到。

阿德勒正在聚精會神地唸着那封信，他的腦門子上暴起青筋，兩隻眼睛彷彿比往常鼓得更兇。唸完以後，他就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斐迪南多混蛋！……』他破口大罵起來。『我一年給他一萬盧布的津貼，他在兩年內還欠下』

五萬八千零三十一盧布的債。」

「啊，我想起來啦！」牧師突然大叫一聲跑開了。「我不會把眼鏡丟到別的地方，要麼就在外套口袋裏面。」

他果然得意洋洋地回來了。

「你總是把眼鏡丟掉，然後又把它找到，」阿德勒抱怨說，他用一隻手扶著頭，面色黯淡，像在沉思。

「五萬八千，再加上兩萬，那就是說，兩年裏花掉七萬八千零三十一盧布了。我怎麼能還得起？天理良心，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時牧師已經戴上他的眼鏡，又恢復通常的平靜了。雖然他的談話的開場白和第二部分都已錯過，可是還剩下第三部分。波邁遇到困難時一向是有辦法應付的，所以他清一清喉嚨，開口就說：

「親愛的哥特列布，不錯，這件事可以說是傷透了你做爸爸的心，不過改天你儘可以有理由埋怨——」

阿德勒正在出神，這時突然醒過來，從容地回答說：

「單是埋怨有什麼用處？我得掏出腰包來！約翰！」他忽然大聲喊叫，聲音震動了門廊的屋

頂。

一個佣人出現了。

「拿一杯水來！」

他喝乾了兩杯水，然後毫不激動地說：『今晚上我一定打電報給羅什席茲銀行。我也要打一個電報給那個混蛋；一定要他滾回來；他在外面已經蕩得够啦。』

波邁不但覺得錯過了他的談話中第三部分的機會，同時也覺得阿德勒太縱容他的兒子了。虧欠將近六萬盧布的債務不僅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也糟蹋了父母的信用，這一樁罪過可不輕哪！誰曉得呢？要是不欠這筆債，也許可以說服阿德勒替孩子們辦一個學校，沒有這一個學校，孩子們長大起來就要懶惰、放任了。他現在不應該去替那個不肖的孩子辯護，應該做一個檢察官，這樣做起來更要容易些，因為他從那個孩子小時候就很清楚他。何況他現在已經找到了眼鏡，恢復了心地的平靜呢。

阿德勒靠在椅子上，兩隻手抱住了後腦勺，眼睛直瞪着天花板。波邁把一隻手放在膝頭上，說：

『親愛的哥特列布，你對不幸事件所抱的那種基督徒的順應的態度，已經立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可是，我們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缺點的，所以我們的義務不但要順從，而且要積極。我們的主不僅犧牲了自己，同時也教導了人類，改善了人類。斐迪南在肉體上是你的兒子，在精神上是我的兒子。儘管他有天才，有良好的品質，他並沒有實行上帝要人工作的旨意，這是上帝把人趕出樂園的時候吩咐他的。』

『約翰！』阿德勒喊道。

、佣人馬上又走出來。